42
37
22

準貴

慶應義塾圖書館

#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釋 際第 訂

## 土木之變

癸亥正統八年夏四月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强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

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瓦

剌也先專候釁端圖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尚書鄺埜畏王振不敢主議時叅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籍一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瓦剌方驕邊民疲甚兼以邊地磽薄若如所言是絕衣食而逼其為亂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十四年春二月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先是也先遣人入貢通事輩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貢馬曰此聘禮也答詔無許姻意也先益愧忿謀寇大同　夏六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延奉天華蓋三殿奉天諸門皆燬自王振擅權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狠恣愈甚且諱言天變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山移有聲三日不絕移三里不敢詳奏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濱沒人家千餘戶

又振宅新建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上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天下　秋七月也先圖犯邊其勢甚張侍講徐珵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不欲作中國婦耶乃行八日也先大舉入寇兵鋒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學



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征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允十七日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每旦于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遂偕王振弁官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駐營方一鼓衆軍訛相驚亂皆以爲不祥明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諸臣連上章留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師深入八月戊申朔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鄺埜請回鑾振矯

吉令與王佐隨老營埜乘馬蹀躞而前墜地幾殆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于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王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没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勢決不可行振始有還意明日班師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宜從



紫荆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人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還至狼山追騎且及十三日庚申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敵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掠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兩未至留待之鄺埜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

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十四日辛酉欲行敵已逼
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甚掘井深二丈
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爲也先所據也先分道
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
益增時楊洪總兵在宣府或勸洪急以兵衝敵圍駕
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壬戌敵遣使持書來以
和爲言遂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去
振急傳令移營踰塹而行廻旋之間行伍已亂南行
未三四里敵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



鐵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大軍大呼解甲投刀者
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
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英國公
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
死從臣得脫者蕭惟禎楊善等數人軍士脫者踰山
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
械輜重盡爲也先所得太監喜寧降于也先盡以中
國虛實告之初師既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惟喜
寧隨侍有一胡索衣甲不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非

凡人舉動自別擁出雷家站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
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
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
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三人
見大驚曰是也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
下今果有此勝問衆何以為計其中一人名乃公大
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
先為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摑其
面曰去因力言兩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墜

死今大明皇帝獨不踐履中刀箭而問那顏問我等
無驚悲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賞雖天有怒
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反天那顏若遣
使告中國迎返天子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衆
皆曰者御辭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
木兒營令護之時惟校尉袁彬侍命彬遣前使臣梁
貴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
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從西長
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傾聞敗報私告語驚

懼出劉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不知上所在是日皇太后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

谷應泰曰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裔及其季也保境固圉毋生戎心是故馬邑之誘加罪王恢鄧支之誅靳封延壽蓋以勤兵遠畧輕開邊釁非細故也況乃撐犂之[illegible]騎甫逼關門而黃屋之尊自爲鎖鑰晉明帝深[illegible]覘姑孰趙武靈突入咸陽諜實謀國而乃身試不測之淵輕入虎狼之穴哉若夫英宗踐祚王振擅權也先桀驁狡焉啓疆其時如羅亨信之嚴備土城石亨之撥軍屯種則先事之防也王直之伏闕懇留鄺埜之堅請回鑾王佐之草間跪伏則臨事之救也而王振威福自擅從來日久銳意親征有進無退豈眞楚國聯師滅此朝食驃姚報漢無以家爲者乎乃從來嬖奚竊弄者必須假禦侮以固主恩而勢熖灸手者易于倖邊功以邀富貴此振之所以據鞍顧盼走死地如騖耳至于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十室之邑可以免難而英宗是時
勸駕之言易入斷鞅之議不行者毋亦文皇自
征尾刺狃于易與而宣宗自將待邊又所親見
者耶以故追戎濟上專目曾公北伐令支羣推
小白然而天時人事則有異焉方其天變見于
上地變見于下南宮翔棘北殿塵灰比于梅福
之金鐵皆飛宗周之三川皆亡此何景也至龍
臺而一軍皆亂出居庸而連宵風雨薄大同而
殭屍滿路比于符堅之大學宮門管子之鼙鼓

皆濁此何兆也逮夫井源敗衂踵至朱勇全軍
覆沒而振始還屯左次定議班師嗚呼晚矣蕩
陰之血酷于染衣平陽之辱幾于執蓋徒使師
武臣封尸俱死諸大夫菱含無從楚三戶之衆
見懷王以何期鋭司徒之妻嘆吾君之不免幸
而共和行政叔武入守適來邢顏之怒不用乃
公之謀則貨匪居秦璧還入趙矣不然而皇太
后遣貲重寶錢皇后盡括宮中幣與地同盡人
與幣俱往徽欽之禍復見于茲雪窖冰天魂終

漠北矣然予嘗論之寇準饒學術可以戰而眞宗受盟王振少方畧不可以戰而英宗驟舉是則澶淵之會以重發而喪功土木之變又以輕爲而至敗耳彼王振倡謀喜寧反噬雖一死沙場一膏斧鑕而罪浮罄竹報不蔽辜宜乎靖康誅童貫而賈生之青必欲縛中行說而笞其背也



#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浙江提督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 景帝登極守禦

英宗正統十四年秋八月上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諭曰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命郕王臨百官然庶務久曠今特敕郕王總其事羣臣其悉啓王聽令辛未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命郕

王輔之詔天下曰邇者寇賊肆虐毒害生靈皇帝懼憂宗社不遑寧處躬率六師問罪師徒不戒被留王庭神器不可無主茲于皇庶子三人選賢與長立見深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萬姓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癸酉郕王臨午門言官大臣次第宣讀彈劾王振啓章言振傾危宗社請滅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詔群臣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閽門衆隨擁入有令旨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順振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時太監金英傳旨令百官退衆欲捽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旁叱百官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順首曰馬順往時助振惡今日至此尚不知懼衆爭毆之或就齩順韡捶擊躧踏立斃順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王二人英捽令出亦擊殺之戮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逾時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于廷衆唾罵之于是衆競喧嘩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百官旣毆殺順益恟懼不自安王亦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攬王衣曰殿下止振罪首不籍無以泄衆

憤且羣臣心爲社稷耳無他王從之降令旨奬諭百
官歸莅事馬順弃應𢿱勿論衆拜謝出是日事起倉
卒頼謙鎮定謙排衆趨王入袍袖爲裂旣出吏部尚
書王直者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
日雖百王直何能爲　丙子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
朝陳鎰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德清等家振第宅數
處壯麗擬宸居器服珍玩尚方不及玉盤徑尺者十
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
欎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姪山弟林等皆從駕



歿于兵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二十三日乜
先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上都督郭
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
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
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
知府霍宣同出見獻蟒龍袍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
乜先弟大通漢英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飢可令
刈以入城又曰乜先聲言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備
從騎即城下索犒軍資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

爾來迎駕既歡復不應初也先來索賂郭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方刀因擁上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祿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寇覺驚擾而去時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咸感奮屢出奇挫敵故以孤城得全　也先擁上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事聞逮洪繫詔獄上出塞過猫兒莊九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始入也先營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上亦如也先禮也先屢欲謀害會夜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謀乃沮且加禮焉袁彬侍左右頗知書性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北至是亦與彬同侍又有衞沙狐狸者亦隨上至漠北供薪水勞苦備至　二十九日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郕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時議者以時方多故人

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群臣交章勸
進王再辭讓衆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九
月戊寅朔上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
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匹賜也先癸未
郕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詔赦天下改明年
爲景泰元年　也先復遣使致書辭悖慢兵部尚書
于謙見帝泣言曰寇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
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鋭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
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
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
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
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穎等給領兵士
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
竑等分出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
安插毋爲寇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令
在官者悉詣關支准爲月糧之數庶幾兩得帝嘉納
之　以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
分守居庸紫荆等關以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命侍講徐珵楊鼎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　起楊洪石亨于詔獄命洪仍守宣府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軀鬚垂至膝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以于謙言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贖罪　十月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故韃靼也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寔告之爲彼鄉道奉上皇入寇



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赦交阯敗績論死成山侯王通爲都督陞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計將安出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爲對興安鄙之侍講徐珵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徐珵問計珵曰驗之星象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

穆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珵妄言當斬太監金英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逼關思各處芻粟數萬計恐爲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請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齎盜糧耳獨不見宋牛皋事乎衆皆是之　己卯也先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叅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阯舊將王通爲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主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弱是愈張也乃率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一謂寇多騎長于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之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一謂寇深入宜令死士夜襲其營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寇既舉國入犯邊無所禦宜分邊兵內外夾攻彼

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退有所歸宜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殉不斬者同罪使士知畏法詔趣行之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莫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于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兒擐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敕上皇視漢字書也先視番字敕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寇益四出剽掠焚三陵殿



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散掠下邑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莫能支矣大學士陳循等疏請敕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又請旨募斬也先者賞萬金封國公獲僞作喜寧與太監興安書云約誘也先入寇欲乘其孤軍取之書爲也先邏卒所獲也先頗疑喜寧既而宣府遼東兵至軍大振時諸軍二十二萬列城下寇見大軍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謙設伏空屋遣騎誘之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石亨出安定門與

其從子彪持巨斧突入中堅所向披靡敵却而西亨
追戰城西復却而南彪率精兵千人誘寇至彰義門
寇見彪兵少逼之亨率衆乘之寇敗走神機營都督
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都督孫鏜禦寇西直門
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叩門求入給事中程信監軍
西城言鏜小失利即開門納鏜賊益張人心益危乃
閉城趣鏜戰寇逼城鏜兵走死地亦附城戰信與都
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鎗砲佐鏜毛福壽高
禮往援禮中流矢石亨兵亦至乃引退于是也先知
我有備氣稍沮于謙使諜諜知上皇移駕遂命石亨
等夜舉火大砲擊其營死者萬人也先以上皇北遁
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遁也先出居庸關伯
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關諸將分兵躡其後石亨
與從子彪復敗寇于清風店孫鏜楊洪范廣逐寇至
固安又捷奪回人口萬餘時寇騎散掠各郡不過百
餘騎驅人畜以自衞望之若萬衆終猶殺官軍數百
人洪子俊幾爲所獲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
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亦隨之

既入迤營也先來見宰馬援刃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曰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議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戎馬南驅三關失險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以賊退優詔褒荅之時我師屢衂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潛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必無他憂萬一不幸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大同孤危登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爲痛恤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尋京師圍解登上疏言寇騎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備必先修乞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明理克欲以成聖學親賢

遂使以收人望旣又傳也先將復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鬭勇兵法知彼知己可守則守其涞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淸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瀋陽等衛緝捕盜賊時降人安置畿內者乘時並起爲盜 十一月以寇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武淸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有論謙功者輒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但不城下盟何功也學士陳循疏言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號暢軍事宜召還守宣府總兵楊洪及子俊皆善戰宜留之京師于謙曰宣府京師之籓籬居庸京師之門戶邊備旣虛萬一也先乘虛據宣府爲巢窟京師能安枕乎兵科給事中葉盛亦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馬營獨石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寇騎何以薄都城卽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

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其如寢陵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四郊生靈荼毒何宜急令固守爲便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復召宣府總兵入衛京師人心益懼或欲遂棄宣府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劒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必斬衆始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寇知有備不敢攻至是上從于謙葉盛言乃以左都督朱謙佩印鎮宣府紀廣楊俊副之僉都王竑鎮居庸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衛穎

帖木兒妻阿撻剌阿哈剌侍女設帳迎駕宰羊進杯進膳尋值聖節乜先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哈銘袁彬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汝夜手壓我胸我俟汝醒乃下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卧事銘頓首上皇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使哈銘致意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婦人何能爲然官人洗濯我侍巾脫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卣來獻銘時時設喻懇

上皇勿憂或成疾時也先聲言欲送上皇還衆遂多主和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賊計命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城昌平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都軍務平江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羅通守山西

景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諭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群臣懼謝罪事遂寢　大同總兵郭登敗寇于栲栳山寇入大同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卽欲自全得乎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

一百石與世勳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為一
時戰功第一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
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
未嘗挫衂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為
火地龍飛天網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過行如履
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機自相擊撞塡刻十餘里皆
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賊
傳以為神云時乜先分調各部擾邊朱謙敗之于宣
府杜忠敗之于偏頭關王翺敗之于遼東馬昂敗之



于甘州脩城堡簡精銳各邊皆有備石亨佩大將軍
印巡邊石彪楊俊亦間出中國勢遂振　閏正月叛
人小田兒伏誅小田兒為乜先鄉導雜使中來覘虛
實于謙授計侍郎王偉就大同道誅之　二月叛臣
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敎乜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
上皇深惡之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
救之乃免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
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
既至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俊

縱兵遂縛寧送京誅之也先聞寧誅與賽刊王等分
道入犯　三月也先賽刊王寇大同陽和大同王寇
偏頭關苔兒不花王寇亂柴溝鐵哥不花王寇大同
八里店鐵哥平章寇天城脫脫不花王寇野狐嶺弃
萬全　夏四月甲戌戶部尚書金濂等議寇騎犯邊
大軍失利遺有馬營獨石龍門鵰鶚等處芻糧宜令
督儲侍郎劉璉提督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及宣府總
兵朱謙遊擊楊能會計從運宣府從之　都督楊俊
請大舉出塞大同宣府列營堅守爲正兵獨石偏頭

乘間設伏爲奇兵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出塞逐北而
犁其王庭可以得志于謙曰報仇雪恥臣等職也顧
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塞
賊以偏師綴我而別遣部落間道乘虛入寇是自撤
藩籬非萬全計臣愚未見其可上從謙議　大同參
將許貴請遣使賫幣以款寇兵而徐爲討伐計于謙
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寇
騎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進而不獲徼太上
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戲我何似而可言和況也先不

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
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貴介冑之
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是時上任謙方專疏旣入于
是邊將人人言戰守也先不得挾重相恫喝抱空名
不義之質始謀歸太上矣 謙報也先逼總兵朱謙
于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于雁門關烽火連屬京
皆恐請大發兵援之于謙策也先大隊尚遠塞必張
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畧授石亨使皆堅壁而令各營
秣馬厲士若將大舉者仍遣延綏總兵帥騎渡河于

保德州設伏截殺從之已而賊果不至 于謙以畿
輔諸州郡兵力單甚乃皆宿兵奏遣都指揮陳廷右
端王信王竑等分屯涿鹿眞定保定易州諸處而以
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鎭 五月乙巳巡
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也先分道入寇請令關監守
將畫地救援寇犯河曲保德岢嵐宜令偏頭關策應
犯寧化靜樂忻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
西策應犯五臺繁峙崞縣宜令雁門關策應其石州
寧鄉宜令汾州守備分兵協守從之武清侯石亨奏

寇騎六萬圍代州官軍出戰有斬獲又分營雁門關一路恐侵京師下廷臣議黃花鎮撒口外衛西北邊境內護陵寢京師宜益兵守備從之仍令兵部稽在京軍馬數以聞寇騎犯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等率兵力戰却之官軍陣亡者百四十八人都督江福等兵應援不利殺傷百餘人　兵部言通事馬雲馬青先奉使迤北許乜先細樂伎女又許與中國結婚皆出自指揮吳良致開邊釁請寘諸法詔下錦衣衛鞫之

立京團營操法初太宗以北征故宿重兵燕中曾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之者尤甚精銳畧盡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號令紛更兵將不相識于謙上言兵冗不練遇敵輒敗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徒費大家米于是卽諸營選馬步驍健者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都指揮領之團操以備警急是為團營而以謙總督列侯石亨楊洪柳溥為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自是兵將相識無出征卽令原管

都督領之故號令歸一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
縱謙威令嚴密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亨等雖爲
大帥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頫首而已　劉左都督
楊俊俊楊洪子也恃勇桀驁不可馴先備獨石馬營
等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旣
而命爲參將帥兵廵哨懷來等處復輒調永寧守備
官軍于懷來將永寧城西口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
權擅作威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怨都指揮陶忠杖
撻死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旣至謙併劾

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來私伐擅殺邊將之罪
請并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
之于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　阿剌遣使貢馬請
和邊臣留之懷來以聞是時韃靼政事也先專之兵
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
臣鼎立外親内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
均受及也先欲和恥屈意啗使阿剌等來言于是禮
部會議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
譯來使情僞彬等言也先果欲議和罷兵且奉還上

皇奏至帝問尚書學士陳循曰也先可和耶循曰遣而備之上曰然乃降璽書厚賜阿剌數也先挾詐義不可從即阿剌必欲和姑待瓦剌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　六月吏部尚書王直等言也先遣使請上皇還京蓋上下神祇陰誘其衷使之悔悟伏望皇上許其自新遣使臣前去審察誠偽如果至誠特賜俯納奉迎上皇以歸不復事天臨民陛下但當盡崇奉之禮庶天倫厚而天眷益隆上曰卿言甚當然此大位非我所欲蓋天地祖宗宗室文武



群臣之所為也自大兄蒙塵朕累遣內外官員賚金帛迎請也先挾詐不肯聽若又使人往恐假以送駕為名覊留我使率眾來犯京畿愈加蒼生之患卿等更加詳之勿遺後患　上皇駕至大同先是也先入寇聲言遞戰馬奉上皇南歸是日至大同定襄伯郭登設計于城月門裏具朝服以候潛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即下城閘板既及門寇覺之遂擁上皇退去

武清侯石亨言雁門關一帶山口雖已築塞賊猶漫山徑過須斷其半山可行之處京城四面宜築墩

臺以便瞭望署都督僉事劉鑑言京師與懷來止隔一山請自懷來築烟墩直至京師土城遇事舉火以報從之　秋七月乜先屢以和議不成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參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至京師請和禮部議尚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帝不允次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群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彼絶而卿等屢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帝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



知所對于謙從容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荅使者冀以舒邊患得爲備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傳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乎衆未荅王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等惟皇上使誰敢勿行者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帝命興安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興安入復命遂以李實爲禮部右侍郎充正使羅綺爲大理寺少卿充副使馬顯授指揮使爲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爾等見脫脫

不花也先立言有體上遺書脫脫不花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來和好往來意甚厚往年奸臣減使臣賞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何異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于戰鬬恐逆天也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將各路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共盆體朕意副天心復降璽書諭也先及阿剌遺可汗也先阿剌白金文綺時閣臣及府部諸臣承上意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等遂偕完者脫歡行以十七日至也先營地名失八禿兒既見也先讀璽書畢乃引見上皇上皇居伯顏帖木兒營所居氊毳帳服食飲皆羶酪牛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朕非爲遊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因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一二三大臣上皇曰曾將有衣服否實等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

實等乃私以所有糗餌常服獻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圖大事也先欲歸我卿歸報朝廷善圖之儻得歸願爲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上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亾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于我日暮實等歸宿也先營酌酒相待也先伯顏貂裘胡帽其妻珠緋覆面垂肩盤酪盂肉更互彈琵琶吹笳兒按拍歌勸酒也先曰南朝我之世仇今天使皇帝入我國我不敢慢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皇上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毋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上皇意也先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若歸亟遣大臣來實等遂辭歸上皇出三書授實其一上皇太后其一達於上其一諭羣臣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與朝廷議姻者實不敢對實未至京會脫脫不花亦遣使皮兒馬黑麻請和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人皆危善善曰上皇在沙漠此爲臣者效命之秋也中書舍人趙榮

亦請往乃遣善榮及指揮王息千戶湯胤勣同皮兒馬黑麻往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實既還朝具述也先情及上皇起居狀諸文武大臣合疏言李實出塞道中行北騎聞欲議和皆舉手加額及見也先殊喜言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實又具道也先悔過宜迎復上曰也先詐楊善已去第以迎復意書敕付也先使還大臣言也先非詐也臣等詢李實詳矣彼使來和當遣使荅今請迎復乃不與偕是輕迎駕重講和也不迎駕歸何以



和爲帝令再議李實言也先欲臣迎駕毋出八月五日臣言須得旨不敢擅爲期也先言期必不可失遂令渠長偕羅綺往大同調還邊人馬臣還過懷來宣府見軍民始敢出郊芻牧誠非空言伏望陛下俯從羣請脫有虞詐亦可塞之若過所期更欲使臣亦不敢往帝竟付迎復于敕書而已不遣使曰待楊善歸監察御史畢鑾復言羣臣之請切矣陛下必待善歸夫中國所恃者信義也不迎不義失詞非信就令彼許我備在也翰林邢讓亦以爲言帝曰上皇朕兄

豈有不迎彼情叵測正欲探之情誠而迎又何慕焉
楊善既出境也先使所擒田民者爲館伴來迎且有
所探飲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留于此前者土
木之役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
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止扈從一不爲備
故潰雖然彼幸而勝未見爲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
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
鎗火砲藥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復穿七札又
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値蹄立穿刺

各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
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
也其人悉以語也先二十九日至也先營値其出獵
八月初二日丁卯與也先相見也先問減馬價故善
曰往時外使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卽稚子
亦冒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豈得言薄也先曰
然則奈何留我使于我帛時剪裂幅不足者善曰帛
有剪裂不足者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所進馬
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至使臣所從人爲奸

益他所或遇害中國留之何用也先又問市易事善
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因歷述累朝恩遇之厚
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覆
辨論數千百言也先喜也先問上皇還再臨御否善
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
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也先愴服平章昂克
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則來迎後入以爾貪
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冊後世皆稱述也
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爲書也伯顏帖木兒請餞使臣



還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
迎大臣至矣不可無信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
餞上皇于其營善侍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畢
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
君臣禮也先顧善曰中國有禮能酒送上皇出明日
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
宴使臣又明日癸酉上皇駕行也先與渠帥送車駕
可半日許下馬解弓箭戰裙以進諸渠帥羅拜哭而
去伯顏帖木兒獨送上皇至野狐嶺進酒帳房既畢

舁入語哈銘曰我也先順天意敬事皇帝一年矣皇
帝此來爲天下也歸時還當作皇帝我主人有緩
急我可得告愬衆皆道傍送駕進牛羊善口呼皇帝
行矣伯顏帖木兒再送駕出野狐嶺口上皇攬轡慰
藉而與之別伯顏帖木兒大哭歸仍命渠帥率五百
騎送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遞騎至上皇失色
既至乃其平章昂克出獵得一獐馳使來獻受之乃
去駕入關丁丑上皇至宣府南城上遣太常少卿許
彬奉迎工部尚書高穀給事中劉福等言奉迎上皇



禮不宜薄禮部連日會議未定壬午上皇至宣府癸
未千戶龔遂榮投書于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
臣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欲以上聞中止給事
中葉盛程信于太上疏言諸大臣持一帖簽立午門
傍聚觀議論藉藉乞宣問之書言上皇之出以宗社
故非遊獵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喜躍迎復禮宜
厚上亦當避位懇辭然後復位否則貽譏後世上詰
諸大臣已而知書出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穀大
臣胡不告朕爲匿名書耶遂榮恐累穀乃發憤自白

陳循王文見之恚甚請治其罪下錦衣衛獄然上不深罪也尋釋之己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百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誰以爲來耶黠寇不索金帛必索土地耳衆素畏文相顧莫敢言給事中葉盛等造禮部問時胡濙已具儀注送內閣矣畧謂天寶之亂玄宗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尊玄宗爲太上皇帝肅宗收復兩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賢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著紫袍望樓上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肅宗而泣辭黃袍自爲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下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餘齡汝之孝也肅宗乃受今備法駕安定門外誠爲太簡帝曰慮墮狡寇計故簡其禮大兄太城朕知尊親遂備法駕候安定門外庚辰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上皇于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荅拜各述授受意遜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命保定伯梁珤征苗寇以河間等降

丁從征先是永樂間塞北部落來降者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强悍不可制方也先入寇乘機騷動至是大發兵征兩廣湖貴苗寇兵部尚書于謙奏遣之其有名號者厚賞犒隨軍有功則官之已而復遣其妻子往自是肘腋無他患

二年秋九月也先遣使求通好固邀我使往報上從言官議詔絶之

三年夏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鎭守獨石馬營以兵科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參政協贊軍務先是楊洪鎭獨石馬營等八城己巳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刈荊榛入條以進次第行之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帑金五千兩買牛犢給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修器勞功恤孤諸費皆取之盛在獨石五年軍民賴之邊境得安時土木北狩浙閩三楚貴竹盜賊蠭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將

勳臣少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不貸片紙行萬里雷耀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上能用人

谷應泰曰英宗北狩戰士兵甲死亡畧盡邊關守險望風奔潰搖足之間黃河以北非國家有矣幸而遷都議格鍾簴不驚然而君父叩關臣子拒敵彼出有名我負不義狐疑既生上下瓦解講使亟行責問無已長安必不可守英宗必不能歸徒使有貞之輩操星象而笑其後也嗟



乎南遷不行然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君國皆存而必保之禍不得旋踵矣當夫北兵四合守禦單寒虎穴故君巳置度外圍城新主亦危孤注身先矢石義激三軍家置環寺之薪人守州兵之哭傲如石亨怯如孫鏜懦如王通無不斬將搴旗緣城血戰追奔逐北所向披靡此一役也軍聲復振君臣固守陵闕磐石矣然而遣使入朝動請迎駕懸師剽掠輒托囘鑾彼直我曲彼壯我老也先者方且挾此奇

貨羈制中原以戰不收以和可成輸幣不還進
而割地割地不歸誘之稱臣中原生靈自此無
安枕矣而乃兄終弟及父子之情既割社稷爲
重君臣之義亦輕至則龍衣糗食敬輸橐饘之
恍歸亦別院閉宮不過漢家之老然則挾天子
者挾一匹夫耳邀利之心懈而好義之心萌郭
登之言決而楊善之說行英皇自此生入玉門
矣昔太公置鼎漢祖分羹徽欽被執宋高哀請
一則新豐雞犬還老闕庭一則沍灑冰天終于

輿櫬蓋相如碎璧而璧存賈胡藏珠而珠去擁
空名者視同虛器居必爭者勢難兩全也夫昭
王沉漢穆溺難歸楚懷入秦項襄不反彼此得
失危不間髮故漢高分羹之語乃孝子之變聲
郭登有君之謝實忠臣之苦節英宗不感生還
反疑于敵謙亦東曹登貶南都忠臣義士所以
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景帝外倚少保內信興安
發危城不動聲色當時朝右豈乏汪黃建炎
踐祚亦有宗李相提而論景誠英主而乃戀戀

神器則又未聞乎大道者也

#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 河決之患

英宗正統十三年秋七月河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尋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淮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弗就尋復以侍郎王永和代璞督黃河

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閘月南續歲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爲罷海運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爲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于淮以趨海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

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宜先是沙灣之役永和以冬寒遽停工又以決自河南牧彼共事上切責之至是言黑陽山西灣已通水從泰通寺資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大清河歸于海八柳樹工猶未可用沙灣堤宜時啓分水二空瀉上流庶可亡後患從之

景帝景泰三年春二月河決沙堤灣命左都御史王文巡視河道

四年冬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瀰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乃集廷臣議干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進有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逕踰濟汶歷衛沚循大河道濮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平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塞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上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

七年夏四月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

疏上既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爲渠
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宜之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西南
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
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
三十里至李𡋯由李𡋯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
十里至大潴潭乃踰范曁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
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
餘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
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平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

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九堰既設水遂不東衝沙
灣而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
資灌漑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凡堰楗以木門繚以虹
隄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
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
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五行用平水性而
導汶泗之源出諸山滙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
由沙灣北至臨淸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
一十里復建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

則開而泄之皆道古河以入于海用香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獨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蓋三年而告成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絙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觔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筭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功成進副都御史初有貞方鳩功有言沮者上使

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與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蓋東北分治而東南王疏云

五年秋七月張秋河決命工部侍郎陳政督治之時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汶水

合而北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

六年春正月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僉都御史督治張秋決河

七年春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平江伯陳鋭太監李興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輙治治于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中使問之有貞示以二壺一壺之竅一一壺之竅五洚水二壺五竅先涸中使還報上上惟有貞之所爲有貞常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心怪之聞僧居山中有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徐曰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悟曰僧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金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孝宗弘治二年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夏四月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河決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
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泛溢于蘭
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灊漫四出不由故道禾
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
布政使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
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
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
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廣之又疏

而張秋東隄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
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議言沸騰
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
命鋭等協治之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
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
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
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于張秋
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
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

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宜趨張秋横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内散逸瀰漫乃者上厪聖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横溢功力未竟議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爲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黄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徹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遏回今自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僅二百餘年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僨敗輒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上言

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命李興陳鋭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為宮闈為四彝宜戒飭后戚防禦逆志疏上興等切齒之誣茂仁為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夏四月塞張秋隄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發民丁數萬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祥符四府營縣淤河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一道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又于黃陵岡南浚賈魯舊河四十里由曹縣出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西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遂于徐有貞云　璽書褒賞入為戶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隙入淮大夏治之自宿遷小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淮　九月加山東參政張縉秩為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治決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為通政司右通政時衝決之餘溝防不

治縮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于決口之東砌
石存數里以固舊防又新築南旺東隄樹柳其上每
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武宗正德四年河決曹單趨沛出飛雲橋命工部侍
郎崔巖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垂成漲潰代以
右侍郎李鏜四月弗成盜起而罷
七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隄
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堌集都御史趙璜又隄
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

世宗嘉靖七年春正月鑿新漕不成先是河決曹單
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雞鳴臺沛北皆爲
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刑部
尚書胡世寧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
河之說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
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
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
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
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

橋一出徐濟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
而南灌于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難
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爲巨浸溢入沛北之
昭陽以致運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勢必復決決而東
南有山限隔其禍小決而東北前宋濟州之決郡縣
數十皆灌禍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
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逆東北不可復開而沛西
築濘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上流之勢
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曰道宜擇其
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
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隄至于沛縣之北廟道口
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臣與
李承勛同行擬議莫若于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
地名獨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
口濶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冰結船止更加濬
濶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
上言宜于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自汪家口南至留
城二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

壹童瑞覆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開鑿已而其
地岸河上流上皆沙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
畚鍤數萬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謂糜財用勞民力功
必不可成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
以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單三縣隄成
十三年初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閘面豐
沛以北稍遠水患久之復决趙皮寨穀亭流絕而廟
道口復淤議者欲引沁鑿衛輝汲會滑濬由渦經汴
達陽武陸輓之始由衛下運言大人欲時治將皆工



部侍郎劉天和專修復故道未幾河忽自夏邑大丘
等集衝數隙轉東北流經蕭縣出小浮橋下濟二洪
趙皮寨尋塞益河勢南徙
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上命
兵部左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役丁夫七萬濬李景
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糧運無阻上
嘉加以旂秩尋復淤是時河益南徙頗便漕然五河
蒙城臨淮諸州邑鳳泗之北祖陵在焉議者以為憂
三十一年秋八月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

四十餘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兩為陸二百五十餘里覘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為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

四十四年秋七月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濫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促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初漕渠在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議者危之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鳩工未半為異議所阻至是漕堙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漕鑿衡與僉都御史潘季馴尋應期所鑿故道以為運道之利無逾于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萬餘八閱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

穆宗隆慶元年春正月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復故道乃議新集郭貫樓諸處上源尚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兼欲資

秋河流出境山之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之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西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爲患甚大陛下不忍沛魚之民橫罹昏墊欲開故道臣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



也河流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爲力甚難其不可三也曠日持久役夫三十萬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工費數百萬司農告匱其不可五也臣以爲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脩築長隄以防奔潰上從之乃鑿舊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其中注濁三河口疏舊河築馬家橋隄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

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十爲壩十有二隄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隄三十里已而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黄甫導沙河入獨山湖凡爲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名夏鎮河工成加衡太子少保于是河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并流秦溝

三年秋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餘里决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壞山東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人民溺焉

四年秋九月河决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督河道侍郎翁大立言邇來黄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欲先開泇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爲異日慮耳今秋水溢至横溢爲災臣以爲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疏下部

五年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厓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闞家曲頭集馬家淺閻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趙孔昭翁大立前後治之無功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于曲頭集大枝開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泇河海運紛沓莫可歸一于是即家起都御史潘季馴治之季馴之治水惟求復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出小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嘉靖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由崔家口歷河南歸德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餘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里舊河形跡見在可開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

皆滂沙見水即可衝刷臣以為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歲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患五利也既報可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季馴閒住

六年春河決邳州運道阻總河侍郎翁大立復議開泇河以遠其勢潘季馴言泇與黃河相首尾令河南淺淮揚北決豐沛漕渠不相屬泇處中將焉用之已而以漕舟壞季馴被劾歸給事中雒遵言治河有效無如工部尚書朱衡者乃詔衡與總河都御史萬恭覆視則泇口限嶺阻不竟報罷而一意事徐邳河衡上言茶城以北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防黃河之決而出故自茶城至邳州宿遷高築兩隄宿遷至

淸河盡塞決口甃防黄河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歳徐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以接縷水舊隄甃防黄河之入則正河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也已廼告竣沛縣窑子頭至秦溝口應築隄禦之命萬恭總理其事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晝地而築之夏四月兩隄成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東于河流睢邳之間可以稼建鋪立舍設軍民守之如河南山東黄河例河乃安運道嘉隆之間治河者以衡恭季馴爲能

神宗萬曆五年秋八月河決崔鎭淮決高家堰横流四溢連年不治詔復以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理河漕時有議當疏海口者季馴言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莫如築高家堰塞崔鎭東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上可其奏季馴爲之三年而高家堰成一夕黄浦涸得龍首以獻其大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

十五年冬十月命工科給事中常居敬相度黄河議

修治之策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封丘偃師及東明長垣多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失今不治河將北徙上流不下徐淮財運道可憂故有是命巳而督河楊一魁議因決濟運導沁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于河恐一決有衝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開河身加浚衛河民得灌田尤為完計上從之

十六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王士性上言黃河自徐而下河身高而東以隄行隄與徐州城平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黃水乘運河如建瓴淮安高寶興鹽諸生民託之一旦泥決則盡化魚鱉而議者如蟻穴漏卮補救無寧歲總不如復故道為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礙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為利無窮章下所司章居敬言故道難復不行復議開訾家營支河尋諸決

口皆塞淤者復疏　夏六月總理河道潘季馴上言河水濁而強汶泗清而弱交處則茶城也每至秋黃水發入淮沙停而淤勢也黃水減漕水從之沙隨水流河道自通縱有淺阻不過旬日往者立石洪內華山閘遇水發即閉之以遏其橫黃水落則啓之以出泉水但建閘易守閘難責使之馳行勢要之開旋急不能待而運道阻矣乞禁啓閉之法報可

十七年河決雙溝單家口于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遥隄築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横隄河防幸無事

十九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于城溺人無算浸及祖陵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霪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季馴之議以爲河性湍悍善徙者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衝河故道束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爲縷隄縷隄之外

復爲運隄故水益淺澁不至旁決、

二十三年夏四月命工科給事中張企程勘淮泗工、先是邳州高郵寶應大雨水湖決壞隄、泗州水浸祖陵、巡按御史牛應元言沿河在閘清口浮沙、次疏草灣下流達伍港灌口廣其逕入海次開周家橋達芒稻河入江而鮑王諸口、決爲巨浸難以施工或分其水築黃堈戍口之壩疏符離集睢水之淺濬宿遷小河入黃之口故有是命已而企程覆奏、隆慶末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于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堰隄張福以東之障全淮以角黃舉七十二溪之水匯于泗者僅口數丈出之十一瀦之十九河身日高安得不倒溢以灌泗乎今高家堰費鉅、未可議廢、且所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草子湖若浚三十餘里一自金家河入芒稻河注之江、一自子嬰溝入廣洋湖注之海則淮水泄矣、武家墩南距高堰十五里、偪永濟河引水自窑灣閘出口直達涇河自射陽湖入海則淮之下流有歸此急救祖陵之議也　九月總督漕運褚鐵議導淮總

理河道楊一魁議先分黃次導淮御史牛應元議合行之又爲祖陵計黃堌口決當制小林口淤當挑歸仁隄當培上從之括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導淮自黃江嘴鑿河分趨五港灌口經入海以殺黃勢闢鹽入淮導淮則自淸口闢積沙數十里又于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于湖爲預浚入江入海路以泄之祖陵水漸退而水患息

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總督漕運褚鐵等賞賚有差

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寅河決黃堌口總督漕運尚書褚鐵言黃堌口宜塞否則全河南徙害將立見　三月淤小浮橋沂河口小河口工成自河南徙徐邳復見淸泗議者謂全河水微妨運決口不塞恐下齧歸仁爲二陵患獨總河尚書楊一魁謂黃堌口深淵難塞議浚小浮沂泗築小河口工成果利運壽久旱運河澀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議浚黃堌口及上歸灣活嘴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黃河自古爲患近自分黃道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

壑之災又自黃堌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河患而其餘波出於義安者又漠之入小浮橋足以濟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于決堤放水之議矣而議者猶曰運道有淺澀之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不知國家運道原不資于河全河初出亳壽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久假不歸又日築堤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于是濁沙日澱河身日高上遏汶泗則鎮口受淤魚滕被侵下塞淸淮則退而內瀦盱泗爲魚以至瀕河沒溺歲運飄流甚至浸及祖陵而當事者狠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却之他徙臣奉明命改絃易轍首開武墩經河欠疏具壩固莊又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之水字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甚決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坡湖以爲之滙有小河白洋固朱等河溝以爲之委祖陵雖據上游祟岡疊嶂諒無可慮即歸仁一隄見爲險要亦非水衝萬一

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盱泗也、至南流泛濫、雖不免爲下邑民生之害、碭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濁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往者全河未徙之時、豐沛魚滕徐邳不被淹沒乎、近庚寅癸巳之秋、徐邳二州不幾爲魚鱉乎、較之今日、孰重孰輕、故臣始終自信、以爲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爲運道之虞、亦不能爲陵寢生民之患、抑臣又有說焉、禹之導河、析二渠、播九河、障

水之所向、不與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棊列星布、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則恐決張秋、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是蠲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此亦一時之省事、萬世之長圖也、

二十六年春三月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請開泇河泇河在滕嶧沂沐下流南通淮海隆慶以來翁大立數議未決舒應龍嘗鑿韓莊中輟時河決黃堌口請終其功報可　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東星總理河道漕運東星循行河隄謂阻漕治在標決河治在本兩利而並存之議開趙渠盜南城虞城以下至于徐州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馴議開之計費四百萬而止及河決單縣黃堌口稍通成渠惟曲里館至三仙臺四十里如故東星因欲浚之又自三仙臺至泗州小浮橋開支河又濬漕河起徐邳至宿遷計費可十萬緡

二十九年秋九月河決蕭家口先是開封歸德大水商城蒙城等處河衝蕭家口百餘丈全河南徙淮泗賈舟不及去置于沙上　總督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卒于濟寧東星浚趙渠開泇河工未竟而卒　十一月河南道御史高舉言膠萊海運嘉靖間山東副使王獻議開膠萊河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滄相距三百三十里其地河形至今尚在兩口皆貯潮

水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里但其下多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如河成我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便國初罷海運者以馬家濠未通舟出大洋故也馬家濠通舟行小海中自不險從麻灣海滄二口經抵天津直沽至是舉循其議上格于守臣而止

三十一年春正月山東巡撫黃克纘言開王家口為蒙牆上流上流既達則下流不宜旁泄宜塞從之

夏四月總理河道侍郎曾如春卒如春治河力主開黃家口領六十萬金錢督畢處既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隘故水不行 以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河流既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豐沛間如春聞之驚悸暴卒 以工部右侍郎李化龍總理河道

三十二年春正月總理河道侍郎李化龍請開泇河曰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

出茶城向徐邳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向徐溝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于陵亦濟于運前督臣排羣議與茲役竟以濬用之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宛然故為今計惟守行堤開泇河為便上從之　秋八月河決蘇家莊淹豐沛黃水逆流灌濟寧魚臺單縣而魚臺尤甚　九月壬申分水河成

三十三年秋七月壬午呂梁河淤給事中宋一韓論前總督李化龍泇河之誤不報

三十四年夏四月癸亥河工成自朱旺口至小浮橋袤百七十里河歸故道役五十萬人費八十萬金五閱月而竣

懷宗崇禎六年夏五月運河淺阻降總理河道尚書朱光祚一級

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泇河從之

八年秋九月逮總理河道尚書劉榮嗣初榮嗣以駱馬湖阻運自宿遷至徐州開河注之既鑿黃水朝嚙

遷徙不可以舟給事中曹景參劾之被逮

九年夏四月漕河軍淺涸

十五年秋九月李自成圍開封河決城陷先是開封城北十里枕黃河至是賊圍城久人相食壬午夜河決開封之朱家寨溢城北越數日水大至灌城周王恭枵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俱北渡吏卒倉猝各奔避士民溺死者數十萬人城俱圮賊由高地獨全開封古都會富庶甲于中原竟城巨浸水大半入濁入泗入淮

故河分流鄆亳皆災

谷應泰曰河自龍門下浮東于萬山南至豫州地平勢怒而河無安流矣故河之決必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南侵全淮即北衝齊魯侵全淮者潰散于潁亳徐宿而害在田廬民業衝齊魯者橫激于曹濮單鄆而患兼在堤防運道然淮近而身大決入淮者患小而治速漕遠而身小決入漕者患大而治難也洪武初河決原武自潁壽入淮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入漕潰沙

灣入海景泰三年春河又決沙灣弘治二年夏
河決開封入淮三年夏河決原武支流三一自
封丘下衝張秋一出中牟尉氏一溢蘭陽及歸
德瀰漫至宿五年秋河決張秋七年春河又決
張秋世宗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四十四年
河決沛之飛雲橋神宗五年河決崔鎮二十五
年河決黃堌口懷宗十五年河決汴城大抵決
口必在開封南北百里而被害之地淮三濟七
後乃駸駸數病漕河焉蓋合大河以歸一淮物

不能兩大況水又泥淖多滓雖二瀆之水行閼
過之途其必潰也明甚而兗州卑下齊魯瀕海
黃河所向并率漕河諸水盡瀉入海故河決之
世漕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
魯病水濟漕病涸一隅病水全河病涸而說者
謂河既欲自豫決兗入漕達海何不盡浚豫兗
諸決地聽河北流過濟寧下臨清出直沽漕與
河合漕不病瀦淮與河分淮不病溢策至便也
不知淮河浩瀚千里一瀉猶不能洩怒時思沸

滂漕水千步百折委紆盤曲河豈能拔轡徐行
乎若必廢漕制以舳艫體取咽喉之地為犀間
之衝必無幸矣故治河之道古無上策史冊所
載不過三說曰疏曰浚曰塞塞在上流堙谷截
流是也疏在下流分支泄瀦是也浚在河身築
堤固岸使之安行是也疏近上策神禹北播九
河賈讓北放渤海棄地遷民費以鉅萬効已難
言之近世以來浚塞兼施徐有貞謂水平後可
治決決止乃可濬淤此先塞繼浚之法也故力

築張秋金堤堅塞決口而徐濬漕河之淤水道
乃平劉大夏言河道不治乃修築隄防之功多
疏濬分殺之功少此先浚後塞之法也故力浚
賈魯河孫家渡殺水入淮又浚淤河出宿遷亳
州入淮後築長堤起豫達徐衛決遂止他如潘
季馴之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楊一魁之首開武
墩次疏且鑿皆良策也夫殷都帶河囂耿屢遷
武帝刑牲宣瓠時決終明之世河患時警未嘗
一歲沮運者浚塞之力也九河故道已不能修

漕河一綫勢不能廢然則塞浚之功與河終始
尚其借鑒于茲